

记忆深处

1978 年的最后一天,也是我去工厂报到的那一天。那一年我高中毕业,刚满 18 岁。

一大早,哥哥骑车带着我,赶往离家不近的一个食品厂报到。一进厂,看到路北的一排平房前聚集了很多年轻人,都是来报到的新工人。不一会儿,有位老同志招呼大家进屋里坐。大家安静下来之后,从门外走进来一位看上去很精干的中年人,他对大家说:“欢迎你们到我们厂上班,我是书记,你们来了 77 位年轻人,不是所有的人

都能留下,我们要试工,谁干得好就留下,干得不好就辞退,试工期 6 个月。”人们一听,开始窃窃私语,都怕被辞退。这时,书记围着我们边走边看,走到我面前时,他停下脚步说:“你这么小的个头,能干活吗?还够不着工作台呢?”当时,我的身高仅有 1.4 米,听到此话,我马上站起来说:“书记,请您相信我,别看我个子小,我可是啥活儿都能干。”这时,早上招呼我们的那位老同志走到我面前说:“留下她看看吧,这孩子看上去

很机灵。”我感激地望着这位老同志,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,后来才知道他是管生产的副厂长。

就这样,我们开始试工。我的工作是把做好的小食品往袋里装。我们班组里都是老师傅,他们眼神不佳,手也慢。我个子虽小,可手头又快又准,老师傅们一个劲儿地夸我能干。我当时就有一个信念:只要能留下来工作,再苦再累我都不怕。

试工期结束后,我们再次走进会议室。当宣布辞退的 8 名人员时,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

了。名字读完后,我激动地握了握拳头。我终于可以留下成为一名工人了。

我虚心好学,尊重师傅,手疾眼快,年底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我再接再厉,领导分配的工作总能超额完成,一年多后被调入业务科室。

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似水流年

我从小生长在农村,故乡的田园之乐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。但最使我不能忘怀的,是故乡的炊烟。

在我的记忆中,乡亲们烧水做饭的柴灶,大多是土坯垒成,先用麦秸黄泥抹一层,最外层再用石灰混合沙子抹光抹平;也有用砖砌的,外面用水泥抹得平整光亮。灶台一侧留着个圆形小洞,放上木制风箱,风箱中间凸出的出风嘴插入洞中,随着

风箱杆有节奏地推拉,风便灌入灶膛,于是,火苗欢快地跳跃,舔舐着锅底。干草与木柴燃烧的烟,顺着墙上的烟道从屋顶烟囱冒出,升上树梢,飘向天空。

小时候放学回家,母亲总唤我到灶间拉风箱。在我看来,冬天拉风箱算是美差:既能帮母亲做饭,又能烤烤冻得发红的小手。夏天可就不同了——灶间又潮又闷,往往弄得汗流浹背,浑身湿透。若是阴雨连绵的伏天,柴草潮湿难燃,烟熏火燎令人咳嗽不止,常常一把鼻涕一把泪。于是我便跟母亲谈条件,要她犒赏我一番。可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,最好的犒赏,也不过是

满足我这馋嘴的猫。母亲时常答应,在灶膛里给我烧块面团子。只见她把面团拍成小圆饼放进灶膛,我边拉风箱边守着灶口,急不可待地催:“怎么还不熟呢?”母亲念叨着:“面团面团快点熟,灶边有只馋嘴猫。”不一会儿,母亲从灶膛里掏出烧得黑乎乎的面团,我顾不得烫手,一把抓过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此情此景,至今记忆犹新,历历在目。

时光荏苒,我长大进城读书,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。母亲常常托进城赶集的人,给我捎来用玉米面掺少许白面做成的“二面发糕”。吃着母亲做的美食,故乡的炊烟便悄然弥漫心头,久久不散。

每次放假回家,翻过村头那座小山,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村庄上空缓缓飘荡的炊烟。于是,一种温暖、亲切之感立刻涌上心头,透彻全身。

如今,乡亲们做饭不再烧干草木柴,风箱与灶台也早已不见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燃气灶、电磁炉、沼气灶、微波炉之类。故乡上空的炊烟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模糊甚至消失。然而,故乡的炊烟却时时萦绕在我心头,出现在我梦境里。想起它,我就想起故乡美丽的田野、蜿蜒的小河、茂密的树林、迷人的农舍。故乡的炊烟,就像一根扯着风筝的长长丝线,永远系着那挥之不去的亲情与乡情。

王彦文/文

图说往事

退伍前游青岛



本文作者在青岛

1976 年春节,距离退伍不足一个月,我与战友相约一起游青岛。那时部队驻防崂山城阳,3 年间,青岛的街巷与景点,早已成为我们缓解训练疲惫的心灵栖息地。

栈桥边,海风裹挟着咸湿气息扑面而来,浪花拍打着礁石,溅起细碎的飞沫。我扶着木质栏杆远眺,回澜阁的飞檐在暖阳下泛着微光,海鸥盘旋翻飞,鸣声悠远。身旁战友笑着说起第一次同游时,我们对着大海喊出的军旅誓言,那些战备施工的汗水、军事训练的磨砺,此刻都随海风漫上心头。

曾几何时,每个周日我们都挤着火车到青岛,逛公园、穿街巷,用简单的快乐冲淡军营生活的枯燥。而此刻,栈桥上的每一块石板、每一缕海风,都成了不舍的寄托。

夕阳西下,余晖洒在海面上,波光粼粼。踏上返程的火车,望着青岛的轮廓渐渐远去,心中满是眷恋——眷恋这座城的海风,更眷恋那段与战友并肩的军旅时光,这份情谊与记忆,终将在岁月中愈发酵厚。

站夜岗

军旅生涯

1970 年 12 月,我们营一部分战友外出执行任务,剩下为数不多的战友留守营房,大家白天训练,夜间轮流站岗。夏秋两季天气暖和,站夜岗不算遭罪,可到了寒冬腊月就不同了。

记得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,我躺在营房里刚迷迷糊糊入睡,就被值班排长叫醒去接岗。我迅速穿好衣服,脚蹬大头鞋,外裹棉大衣,快步赶到岗位。与战友完成枪、弹交接后,我警惕地巡视四周环境,挨个检查车辆之间是否有异常。几趟巡逻下来,凛冽的寒风穿透棉衣,只觉后背发凉,双脚渐渐麻木。此刻,若能在车库周围跑上几圈活动腿脚,便能抵御严寒。可大头鞋鞋底踏在冻硬的地面上会发出响声,极

易暴露哨位方向,这是岗哨工作的大忌,我只得咬牙坚持。

后来,终于盼来接岗的战友。交接完武器,我一路跑回营房,把双脚从冻粘在一起的鞋垫和棉袜子中抽出来,脱衣躺下。可冻透的身体还没缓过劲来,又被唤起站最后一班岗……后来,值班排长心疼战士们休息不足,便延长了第一岗和末班岗的时长,还把自己和营部勤杂兵也列入站岗名单,彻底解决了晚间一人站多岗的问题。

外出执行任务的战友们归来后,得知我们曾在夜间一人站过两班岗,纷纷向我们表示慰问。可大家心里清楚,这点苦与红军长征的艰难相比,实在微不足道。

孙连杰/文

朝花夕拾

父亲教我写书信

我学写书信,要从小学时说起。那时家里几位亲人定居在不同城市,书信是我们彼此联系的唯一方式。

童年,总能看见父亲写书信的背影。我好奇,总凑过去看,可那时识字太少,根本读不懂信里的内容。有一天父亲忽然问我:“想学着写信吗?我教你。”“想!当然想!”我应道。父亲接着说:“写信得有基本功——字要认得多、写得对,句子要通顺,意思要说明白,还得懂书信格式。”

那时我识字少,就常翻字典学字,父亲也耐心教我如何写信。他说,书信正文第一行要顶格写“某某您好”,第二行空两格再写具体事,事多就分几

段,一段说一件;正文结尾要写几句总结的话,让收信人记得更清楚。正文写完,要分两行写“此致”“敬礼”表敬意,再另起一行加祝福语;最后写上自己的名字、时间和地点。父亲还教了我信封的书写格式。信寄出去之后的日子,便是盼着收信人早点收到,盼着回信快点来。后来父亲说,收到我信的亲人常夸我写得有文采、写得好。

现在每次翻开那些尘封数十年的旧信,都像踏上一场心灵之旅,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——里面藏着我青春时的梦想、追求与感动。那些纸页泛黄的信,像老酒般醇厚,又像冬日里炽热的火光,永远温暖着我。

许培良/文

图说
核心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